

# 淡泊·寧靜·致遠

石永貴

一介書生、國之大老、性情耿直、志行高潔的司法院院長田炯錦，已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卅日因病去世。

田院長為恂恂儒者，書生典型，一生為黨國服務，具有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無論治事、治學和修養，均能做到淡泊明志，恰如其份，他留給國人無限的哀思，他的僚屬和門生，不僅敬重田院長的學養，更欽佩他待人接物的處世風範。

田院長逝世後，他的生前好友、門生及部屬，把田院長的為人、治學、治事的精神，加以綜合，一致推崇他，為「淡泊、寧靜、致遠」的儒者。

田院長的淡泊精神，最能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來臺灣後，他居住在龍泉街一棟日式木屋。無論初期或是在司法院長任內，他的居室及起居生活中，均保持樸實簡單的風格，過着平民的生活。早起或是晚飯後，他都在附近散步一次，穿着是那樣的簡單，態度是那樣的平易，初看簡直就是一位農夫。他終身素食，粗茶淡飯，布衣一襲，怡然自得，他待人和藹可親，留給附近鄰居

極平易、極受人尊敬的印象。他的談吐，他的笑容，正代表着中國讀書人淡泊明志的精神。

田院長「寧靜」精神，真是修養的極致。他的朋友、家人，難見到他的發怒。有一位追隨他多年的部屬說：田院長不僅無怨言，亦無慍色，他的心底，一直是平靜無波的。少與人爭，少與事爭，「淡泊、寧靜、致遠」正是他的處世哲學；「成功不必在我，但求無愧於心」，更是他的座右銘。

田院長並不是無為的書生，相反的，他的一生所做所為，一絲不苟，都是在致力於國家民族的目標，都是堅持原則。進退中節，極具分寸，無論治學治事，均須為自己負責，為國家民族負責。

淡泊可以明志，寧靜足以致遠，田院長的一言一行，都含有他無微不至的致遠精神，田院長常常說：事無論巨細，做好了都給社會好的影響，做壞了亦必對社會有壞的影響。

這正表現了田院長處事的原則，他所要求的是光明磊落，對良心負責，而能做到俯仰無愧。為國家盡最大最後的力量，是田院長最感人

之處，據報導，他早在二年前，就發現自己口腔已生病變，但仍忍受身體的苦痛，照常上班，力疾從公。住院時仍不忘公事，時常垂詢來院探病的僚屬，有時甚至在病床上批閱公文。為的是：減少別人對他的照顧，增加他對國家服務的時日。

他心中只有國家民族，只有服務人羣，而無自己。他真是為國家盡了最後最大的力量。

這位淡泊寧靜致遠的儒者，雖然離開了人間，但他的教學、修養與為國服務的精神，仍留在我們心中，仍留在我們的社會，成為黨國重要的精神力量。

他對於國家民族的信心，正是我們懷念這位淡泊明志的長者，最應該記取的。我們應該以同樣的精神，同樣的信念，此生此志，為服務黨國，盡最大的力量。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